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dark, textured surface with several large, vibrant red chrysanthemum flowers in full bloom. The petals are layered and radiate from the center, with some showing a gradient from red to yellow.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, highlighting the texture of the petals against the dark background.

袖珍
小說

幻想翼

海上
商務印書館

袖珍小說

幻
想
翼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三〇四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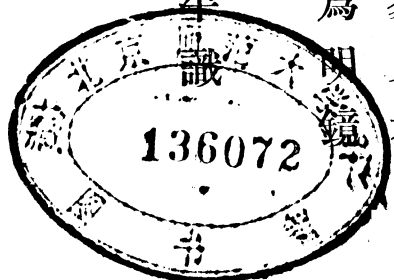
北师大图 B24025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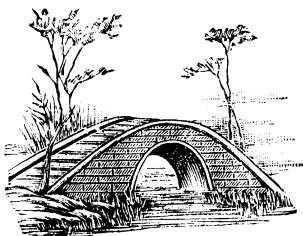
原序

余素嗜星學久經考測著成一書
而欲問諸同人又因理界奧衍解
人難索爰取原書之顯而易見者

演成淺說俾初學之子引爲明鏡
且以資家庭教育云爾

愛克乃斯格平識





幻想翼

第一章

昔泰西有童子。名靄珂。備聞星學家言。而未能冰釋。一夕。方夜半。立門外。見列星朗耀。基布穹蒼。以爲如此無數光點。盡是太陽。星指恆與世界。星指行豈果有知之者乎。移時見月光。擬白晝。益異之。曰。吾安得至諸星球一遊乎。仰觀良久。倦藉茵而臥。目仍注視。已而疲甚。

有聲自空中來。鬚髯若簫管。耳之呼其名。驚視。一白衣女在側。觀其身。略修於己。丰姿綽約。髮卷神清。非俗豔也。有二物。摺疊女背。狀羅而銀色。審之。翼也。己異之。女忽問曰。今夕子之翼有力乎。聞而益奇。以爲吾身本無翼。何云爾耶。而顧視

背上果生翼。輕靈便利。勢欲翱翔。女乃指天示曰。盍偕吾往諸星一遊乎。曰。往遊何星。至天狼星 *Sirius* 乎。至地女星 *Pelades* 乎。曰。子翼未經學習。天狼地女。遠不易造。惟此皎皎月宇。與吾人所居之世界。最爲鄰近。可先遊之。

靄珂曰。月中宜有佳景。吾生平思想久之。今既假我以翼。庶足以償吾願。第不知何時啟行。曰。卽此時。曰。須攜食乎。曰。以幻想翼遊。何須攜食。靄珂曰。子遊月。自今始乎。曰。數矣。惟子始遊也。可隨吾行。靄珂曰。子何字。曰。熒兒。熒兒曰。子字吾所素知。今幸相遇。願訂知交。子其偕吾往。言畢。各以幻想翼。飄然而舉。（彼有翅而無羽。或有羽而未經習練。不能致用者。徒匍匐於學界中耳。）

離世界。入暗中。俯視萬物。漸縮漸小。隱然莫辨。仰觀列宿。漸伸漸大。益見明朗。靄珂曰。諸星發此奇光。何物使然。吾向者未見有此也。熒兒曰。子未嘗至此。故以爲異。靄珂曰。得母已近諸星乎。熒兒曰。否。以定星而論。相離極遠。今距定星。仍遠不可計。特較在世界時。略近一線耳。其光之較明者。以空氣漸淡漸薄也。若至空氣盡處。則如常人行路。不能呼吸矣。今之可保無虞者。特幻想翼耳。不然。無生理也。

靄珂駭曰。空氣曾否漸高漸淡。熒兒曰。然。高至五十或百英里。則空氣全盡。然子勿懼。幻想翼無礙也。靄珂曰。今吾身已高至幾何。熒兒曰。已高至世界上至高之山頂矣。飛騰既久。俄而出暗入明。四顧開朗。靄珂喜。熒兒令其回身返顧。且指

向者所在之暗中。曰。吾身至此。非祇離地。更離地影矣。蓋地一行星耳。行星繞日。見影於空中。猶立竿於光前。而視其影。影之中。卽地球背日之面。背日則暗。世界之所謂夜也。今既離地影。遊行空際。則前後左右。皆見太陽。不復有夜。卽有暗影。觸日。亦屬他行星過度。倏見一影耳。所謂不夜天者。今則親歷其境矣。

靄珂曰。吾不知天空爲何物。熒兒曰。日月諸星之所在。謂之天空。猶之人家。安置器物之所。謂之房。惟房中器物。定而不動。空中諸星。動而不定。天空中四無隔阻。是之謂空。靄珂曰。天空大小奚若。天空之外。更有何物。熒兒曰。吾不得而知也。知之者其惟造物乎。靄珂曰。日光如此猛烈。何以空中反暗。

熒兒曰。日光遇空氣。然後發現青色。地球上望見天色蒼蒼。而光明者。皆空氣也。天空中既無空氣。則四望無涯。故見爲暗。

言未已。倏有黑物。射過地球。轉瞬發光而沒。靄珂驚曰。此何物。熒兒曰。流星也。靄珂曰。吾昔見流星。以爲亦是太陽。與諸定星無異。而不意其爲如此之物也。熒兒曰。眞定星方是太陽。流星者非定星也。空中流星最多。吾欲至月。當遇無數流星。靄珂凜然曰。倘吾身被流星觸擊。奈何。熒兒笑曰。吾等是幻想之翼。何慮此耶。靄珂曰。流星至地。能害人乎。曰。否。未至地面。已化爲塵矣。

熒兒乃令靄珂閉目勿視。攜手速行。靄珂曰。吾行甚速。應有

風聲及耳。今何爲無聲。熒兒曰。風者空氣之所運動。天空中無空氣。故無風也。靄珂曰。此處尙有他物否。熒兒曰。有一物也。無色無形。名曰以太。較最淡之空氣。更爲輕淡。飛升既久。忽覺足抵乎地。熒兒曰。可以啟目矣。

第二章

靄珂大失其意曰。何也。吾又回至地球上乎。熒兒佯應之曰。然。請觀四周。靄珂曰。果地球耶。若然。此乃奇地也。時靄珂以手拭目。四顧周圍。意甚荒惑。往前遠望。見平原曠大。並無草木。惟有奇明奇熱之日光。照耀其間。轉身向右。又見高山橫亘。黑影迷離。而無江河川瀆流注之形。山傍亦無生物。更有高大石壁。狀如城垣。其長不可以道里計。視其邊界。盡爲粗

硬體質。無柔輦形。日光照及處。酷烈異常。其不照及處。陰沈莫測。前面所見之平原。有深圓穴孔。或大或小。不一而足。其孔傍均有巖石。排列嵯峨。靄珂遊目縱觀。曰。奇境也。

熒兒曰。子盍仰視上天。靄珂如其言觀之。黝色沈沈。如臨深夜。而衆星朗布。光耀燭空。猛烈太陽。又復並臨不悖。此間景象。與地球上之所常見者。迥不相同。尤異者。光明圓球指日外。雜以各種金光。彩色時更。輝芒震動。幾如無數箭鏃。四射天空。靄珂詫曰。此豈吾等所常見之日乎。熒兒曰。然。因無空氣遮蔽。是以見此奇光也。請子回身望後。

靄珂縱目回視。見有一光明質。却似地上常見之太陰。惟體較滿月。大十有三倍。又有一暈。包圍外圈。其中著有無數痕

迹。如世界上望見月中之有斑痕然。靄珂忽憶家中壁上掛有世界全圖。恍然若有所思。曰。此何物也。熒兒曉之曰。卽地球也。靄珂曰。大哉地乎。我初不知所居之世界。如此其光明也。熒兒曰。吾等身居其中。豈尙不知耶。

靄珂猶不以爲然。曰。地球旣在彼處。則此處其爲月乎。熒兒曰。子豈猶有疑耶。靄珂曰。與此處相近者。地球之外。曾否別有世界。熒兒曰。雖有他世界。然惟地球爲最近也。靄珂笑曰。吾果至此遠處乎。熒兒曰。自地球至此。約已二十四萬英里矣。然就諸行星而言。則甚近。

靄珂曰。吾其歸歟。熒兒曰。尙有他物。可以遊覽。彼光明之太陽。不誠足以快吾目乎。靄珂曰。向在地球上。何以不見此等

光彩。曰、地球之上。有極厚空氣。爲之遮隔。故奇輝異色不能盡見。且不特地球上如是。凡有空氣處。莫不如之。惟處於無空氣之一定地位上。方能見其真狀。今看包圍地球之大暈。如帶環繞者。卽空氣也。其地面上之各洲痕迹。亦約略可見。幽暗之一處。汝家在焉。因子啟行之時。正值夜間。汝家必在背日之面也。靄珂曰。吾等自離地至此。歷時必久。想吾家已及次日矣。熒兒曰。否。不若是之久也。

熒兒曰。此處如此酷熱。子其樂乎。靄珂曰。如此熱境。不知吾足何以能履。熒兒曰。恃幻想翼耳。否則閱時三秒。已無生理。卽有異術。取水注之。轉瞬卽銷。靄珂曰。果爾。盍於所見之圓孔中。挹水以試之乎。熒兒曰。圓孔者。火山之口也。子如不信。

盍往觀之。靄珂曰。若然。則吾曾見火山之圖。何以大異於今之所見者。熒兒曰。地球上之火山。火未盡滅。月球上之火山。火已盡滅。此其不同者也。且口邊曾有石壁圍繞。最大之口。直徑約長百餘里。無溫泉活火。噴出其間。所以然者。月上之物。皆死物也。子欲往彼取水。不亦誤哉。

正在遊觀間。倏見堅圓之物。自空射下。觸擊地上。地若爲之震動。然不聞其聲。靄珂驚曰。此何物也。如是重體。何爲無聲。熒兒曰。聲者空氣所傳。月中無空氣。安得聞之。吾不以幻想翼遊。則彼此談論。當亦不聞。曰。然則射下者。果何物。曰。流星也。

靄珂曰。果是流星。而射下之時。不發光焰。何哉。熒兒曰。流星

下墜。穿過空氣。然後發光。此處既無空氣。安能發光。子久視之。當見無數流星下墜也。靄珂曰。流星之所自來。吾不之知。熒兒曰。太陽系上。流星之多。不可以數計。然常圍繞太陽。流射天空。其下墜於地及他行星之上者。蓋亦不少。靄珂曰。信如子言。則墜於月面者。宜無不然。熒兒曰。人謂月面圓孔。實非火山之口。以爲往古時。月體尙軟。爲大流星下墜。使之然也。特不知其確耶否耶。

第三章

靄珂周觀火山口之石壁。曰。此中或有水耳。熒兒曰。必無。靄珂猶未信。往視。果無水。熒兒曰。非特一處無水。吾以爲各處皆然。雖然。月上之境。吾尙有未歷者。他處之有水無水。不可

必。靄珂意欲徧知其詳。曰。曷不往他處觀之。熒兒曰。月常以一面向地繞運。千古不易。其又一面。人不得而見。雖幻想翼。無術往觀。不識彼處有何物焉。

熒兒令靄珂登石壁上。靄珂曰。吾生平從未見此奇境。舉趾上躍。高可三四丈。較平時躍力。幾增十倍。靄珂曰。異哉。吾向者未有如此躍力。今輕捷若是。竊不解其故。回視熒兒。亦從而上。躍力之輕捷如之。熒兒曰。子未嘗到此。是以爲異。不知此處重力。較在地上。已爲減少。靄珂猶不解其減少之原因。曰。重力因何而減。熒兒曰。月體小於地。而其吸力亦因之而小。身之輕捷者。吸力小。躍力大也。

數躍。升石壁上。此石壁。即所見月面之大圓孔也。俯而視之。

孔內有三四小山在焉。參差排列。形類笋尖。又有暗影。現於孔底。山石體質。似略減其粗硬之形。此處景象。頗覺悽慘。既無草木流水。又無青藍天色。茫茫空中。惟見暗影暗天。以及猛烈白色之日光而已。靄珂勃然變色曰。是誠可懼也。若吾人居此。必不可生矣。熒兒見靄珂有懼狀。因與之語曰。此處固可懼。然尤有可懼者在焉。子今已見月中之晝。如是酷烈。猶未知月中之夜。甚爲寒冷也。靄珂曰。如子之言。則此間當無生物。熒兒曰。以理推之。其倘然乎。

靄珂曰。盍坐待日入。以觀夜景。熒兒曰。此處太陽自中至入。須閱地球七日有餘。惟以今時爲始計之。三四日。可見夜景矣。靄珂曰。何時之長也。熒兒曰。月面一晝。在地球上已歷十

四晝夜強。其一夜亦如之。今月面之晝。已過半矣。所以然者。太陽過天頂已久。再閱地球上之十四晝夜。卽當日入。轉晝爲夜。光陰迅速。子以幻想翼待之可也。

二人張此幻想翼。談笑而行。但見天空深暗。列宿運行。較在地球上觀望天文。無異景焉。所異者。地上觀星。至夜始見。而此處則無分晝夜。星日並明。靄珂曰。此處諸星運行。何以較緩於地上之所見者。熒兒曰。地球之上。歷時二十四點鐘。卽見諸星變易。與日無異。而月面所見之諸星。迨其變易。已歷地上二十八晝夜有餘矣。

是時太陽與諸星。向前緩行。及不見太陽。而光明之地球。仍在原處。不見移易。惟其形狀。變更不一。熒兒曰。人在地上。望

見月形。初則祇見一痕。如蛾眉狀。此後漸增。以至圓滿。滿後則又漸減。甚至見其光之全失者。如吾人居此二十八日有餘。將見地球經過月前。循環往來。從初見一痕。及至圓滿。其盈虧之狀。與月無殊。靄珂曰。此亦奇哉。

未幾太陽沈入。倏變爲夜矣。然此間之夜。大異於地球上之景。所以異者。地大於月。月之各邊。時有地球之光照入。故月面之夜。明於地上之夜也。地球明光。滿照月面之時。大於滿月形十二倍有餘。其至少時。亦十二倍於新月之光。惟夜間寒冷異常。非言語所能表明者。試舉一端而言之。月面晝時。如置以水。卽化爲氣。臨夜則水卽成冰。若非幻想翼。斷不能當此奇熱奇寒也。

二人相與並立。見此寒境。益生危懼。環視四周。惟見高山峻嶒。列星朗照。而無運動生物之聲。景況殊寂寞焉。熒兒曰。汝心足乎。靄珂曰。足矣。可以歸矣。熒兒曰。請攜吾手。且張爾翼。合爾目。向地球而返。靄珂曰。唯。乃離月球之影。入光明之內。未幾有風自前來。聲震於耳。熒兒曰。已至空氣中矣。再行數十英里。卽當至地。靄珂如初飛行。俄而足抵地上。啟視。則所離之原處也。而熒兒已不見矣。

第四章

靄珂意想惺忪。思念月中之景。且奇且懼。雖有奇形怪狀。究不如吾人所居之地球上。爲足樂也。旣而思之。月中如是。則日中必尤有可異者在焉。而又以不見熒兒。自疑遊月之

或以爲夢。思未已。熒兒至。靄珂曰。向者子何往耶。使余惆悵。熒兒曰。子之心。若有所思。或者前次之遊。尙未了願乎。靄珂曰。子何言之審也。盍引我往彼太陽。以續前遊。

熒兒曰。日距地。較月遠甚。殊非易往。靄珂曰。較遠幾許。熒兒曰。月離地球。僅僅二十四萬英里。自地至日。則有九千一百萬英里。靄珂曰。其遠如此。奈何。熒兒曰。吾人有幻想翼。自能無遠弗屆。子其從我遊乎。二人乃張翼上升。移時。已至飛鳥所不能至之處。回視地上。諸山縮爲平地。而無暗影。即地影見於其後。所見者青碧之田原。光明之洋海而已。飛升甚速。下面之景。時見變易。造至雲衢。則白霧飛捲。撲面而來。較之地球上。望見雲布天空。如張羅帛。定而且平者。其景象大異焉。

既升雲上。又見地球爲日所映。大發白光。而天空之中。著有深沈青藍之色。黑色亦時有之。星光則時現時沒。如在夜間。然太陽猛烈。光芒四射。無殊在月時之所見者。熒兒指靄珂曰。吾人已離地球外包之空氣矣。今則空氣已全盡矣。靄珂曰。昔汝謂此處惟有以太。信乎。曰。然。人以爲此處惟有此物耳。靄珂曰。吾人此去。曾否經過月傍。熒兒曰。此時地球上。已非夜間。吾人至此。正在地球對日之面。月球轉運。已在地球背日之面。不必過月傍也。靄珂曰。將遇諸星否乎。熒兒曰。吾人逕造太陽。無行星可遇。蓋此時金水二星。皆不在地球與日直對之間。其餘行星之軌道。又在地球軌道之外。此行星之所以不能遇也。

靄珂曰。金水二星。此時雖不在地球與日直對之間。然既在地球軌道之內。何妨行至半途。先造金星。熒兒曰。金星運行。雖有經過地與日直對之間。而此時已在別處。子欲造彼。遠與日同。若金星行至太陽外。與地遙對。則中隔以日。其遠較甚於造日矣。靄珂曰。然則此時此間。其一無行星乎。熒兒曰。此言天文者之常理也。

雖然。子且翹首四望。當見無數流星。往來流射。無息時也。正相語間。忽有一流星下墜。熒兒指之曰。此其一也。靄珂曰。此星當往何處。熒兒曰。不得而知。但各流星亦自有軌道。圍繞太陽而行。若行至行星近處。卽被所近之行星。吸引而下一小時間。被吸之流星。卽當化滅。未幾。又有一流星。向前而墜。

靄珂驚曰。此亦流星乎。熒兒曰。此其二也。太陽系上。流星之多。幾如爐上火屑。紛紛飛射。不可勝計。靄珂曰。謹領教。

二人向日光正照處。直前而往。靄珂幾不知已行若千萬里矣。忽有一物。光明如星。有尾。向空灣掃而過。靄珂曰。此何物。熒兒曰。彗星也。靄珂曰。彗星奇麗若是。豈亦一太陽乎。熒兒曰。非也。彗星亦太陽之屬星也。靄珂曰。其輕重大小。與太陽等乎。熒兒曰。彗星之質。較汝意中所想之太陽。更小更輕。然亦不一其類。今所見者。尾雖長大。特小彗星耳。靄珂曰。此彗星將往何處。熒兒曰。自吾思之。亦將往繞日球。靄珂曰。其尾究屬何物。熒兒曰。世無知之者。蓋萬物中。未有如彗星之尾之不明其理也。

靄珂曰。盍近諸星而實驗之。熒兒曰。此時不能往也。請與子舍彗星流星而言。曰。日體之大而且熱。非尋常意見所能及。如無幻想翼。必不能堪。靄珂見日光照耀。一若至大火球。滿照空中。其光力之大。不可言狀。若以地球上之所見者例之。雖猛烈如夏日。猶之初昏時矣。而光明質中。又見有黑斑。靄珂不解其爲何物。注視久之。曰。如此熱炎。何以不能使吾目昏眩。熒兒曰。吾以幻想翼遊。故不能眩吾目。亦不能使吾目惑也。維時烈焰四及。二人飛行其間。靄珂曰。所謂天堂者。其在此乎。熒兒曰。不可知也。總言之。太陽者。皆人目中之點點燈光。諸定星之在天空。無非太陽。而日特吾人之所易見者。請子審視之。吾且明以告子。

第五章

靄珂視之既久。曰。今乃知太陽亦是圓球。但光華之奇。非言語所能形容者。熒兒曰。須留心觀之。靄珂見光中所著黑斑。其諸斑點中。惟居中之點。最見爲黑。邊有灰色。黑點之上。又有灰色之帶紋。橫亘其間。觀望多時。終如前狀。又見有變更甚速之斑點。其灰色之邊。時斷時續。而不盡所見。曰。此斑點。是否在日面之上。熒兒曰。否。非斑點也。日面之外層。曾經焚燒。焚燒之後。成爲焦黑之大孔。言天文者。皆信以爲然。但孔底之淺深若何。不能知也。

靄珂曰。吾想黑孔之中。必然寒冷沈暗。曰。非也。特較猛烈處。稍見爲暗。或謂此黑孔。卽發熱之處。或謂狂風經過日面。致

成此孔。然不知其所自來。由子想之。黑孔之大小若何。靄珂曰。必不過小。較月中之火山口。或相比例耳。癸兒笑曰。其稍大之孔。直徑之長。約五萬英里。或十萬英里不等。投全月球於其中。猶一小石塊。置孔內一角之地位。如以大於地球五十倍之行星。擲入其中。方能填滿其孔。靄珂曰。果然乎。癸兒曰。然。靄珂曰。能否就而觀之。癸兒曰。雖有幻想翼。不能也。靄珂曰。此孔有無定名。曰。人皆謂之反吶里。Faculo。然無英國文字以命其名。天文家又謂大風擾及大火災。以致日面爆裂而然。然不能無疑也。已而望見光明之斑點。漸久漸明。癸兒曰。此卽火山爆裂之象也。靄珂曰。吾觀日球全面。著有無數黑白花紋。幾如千萬細葉。橫斜其間。癸兒曰。此種花

紋。吾目中所見。雖甚細密。其實此紋與彼紋。相距不知幾百里。或有謂此紋之形式。同於穀粒者。靄珂曰。究是何物。熒兒曰。無人知之。

靄珂見太陽外圈。火炎動搖。時高時平。依稀人在海傍。遇見大風。浪勢滔天。心甚奇之。熒兒曰。所見之火炎。火海也。其動搖不息者。火浪也。靄珂曰。火浪曾否在日之外圈。熒兒曰。在於全日之面。蓋日球轉運。無異地球。其面質之各處。自側面觀之。皆成邊線。望見火浪。似在外圈。卽此故也。其實全球之面。無非火浪。譬之人在地球上。遠望天涯。海浪上沖。似乎一線橫連。究之波浪起伏。全海皆然。今所見日面之火浪。亦猶是也。

靄珂曰。日面紅光。高出於火海之上。有上噴如急湍者。有嵯峨如山峯者。有排列如屏壁者。奇形奇狀。不一而足。其故安在。熒兒曰。所見各處。雖各成一種形象。總之皆火炎也。其間火炎上升。有至數萬里者。今吾所見高山之紅光。係在日面凸處耳。靄珂曰。日面白點。亦如是乎。熒兒曰。然。其故皆由側面觀之也。

時靄珂又見一火山爆起。俄頃間。升至極高。曰。此火山究若干。熒兒曰。如置地球於火山脚。將如一小圓球而已。移時火山漸低。漸沒。靄珂曰。必爆裂矣。不然。何以漸至低沒。熒兒曰。曾否爆裂。不可知也。且此等火山。不獨此處可見。卽在世界與日相距九千一百萬里之遠。窺以最佳遠鏡。亦可見也。

靄珂曰。窺以遠鏡。吾亦能見否。曰。不可常見。地球上空氣極厚。乘之烈光四布。則此奇形怪狀。不盡見矣。如欲見之。惟日球全蝕之時而已。

靄珂曰。日球何爲全蝕。熒兒曰。月球運行。有時經過地與日之間。日爲月遮。數秒鐘之內。全不見日。是時月球之黑質。正掩日面。而日面之火海火山諸異狀。乃能以遠鏡窺見之。靄珂曰。日既爲月所掩。以至全蝕。何以復能窺見。熒兒曰。月小於日。日爲月掩之時。其周圍火炎。自透露於月球之外也。正在觀望間。靄珂又見火炎之上。光芒四射。一如月上之所見者。曰。此何名也。熒兒曰。日冕。Corona也。靄珂曰。名日冕者何義。熒兒曰。日上之有光。猶人首上之有冕。冕之爲物也。

飾有各種金玉珠寶。光華煥發。閃爍動人。火炎上之光似之。故名。靄珂曰。此日冕中各種形色。變更異常。或作白銀色。或作紅藍色。或團聚而成束。或曲折而相交。或光耀遠布。長不可計。如此異形異色。何物使然。熒兒曰。人有謂此奇光。常由太陽而發。無時或息。或云無數流星。流行空中。日光映之。致成各種形象也。

熒兒又引靄珂而示之曰。日冕之外。更有淡光。四及遠空。子其見乎否乎。靄珂曰。見之。但此淡光。不知何物。熒兒曰。地球將升將沒之時。地球上常見此光。所謂黃道光。 Zodiacal

Light。者。卽此也。靄珂曰。吾盍振翼上升。近就日面。以觀黑斑。立火山之傍。以觀日冕乎。熒兒曰。雖有幻想翼。不能也。靄

珂曰。近日處尙有何物。熒兒曰。除所見之外。再有何物。不得而知矣。若夫前說之確與不確。亦未能辯。因吾人至此。已造其極。不能再引汝稍近太陽也。

第六章

靄珂曰。子誠不能引我以近此光乎。熒兒曰。吾之幻想翼。力有所不足。爾翼未經久練。故更難也。蓋接近日面。酷烈異常。以意料之人。不能堪。靄珂曰。然則吾其歸乎。熒兒曰。吾今尙欲遊觀。汝翼之力。豈已竭乎。靄珂曰。猶未竭也。子能再引我以遊。正合吾志。特未知往遊何處。熒兒曰。吾將引汝往太陽系一遊。令汝得見諸行星之景象。子之意以爲何如。靄珂欣然曰。能否親至諸行星之面而遊之乎。熒兒曰。往臨相近處。

則可。欲親至其面。則不能。因幻想翼非無限制也。吾試引汝略近之。使汝見水星之速率。木星之體質。以及土星之奇圈。眼界之中。特如鳥目之所見而已。

言畢。熒兒默然思想。已而又言曰。諸行星之軌道。層層圍繞太陽。皆成平面橢圓形。天文家嘗繪之於圖。此固汝所目見者也。靄珂曰。吾雖見之。而未釋於心。熒兒曰。吾之意將欲繪圖於空中。使汝得證平日之所見者。設有透光紙一幅。布置天空。四及太陽系。令太陽球居於中點。半球在於紙上。半球在於紙下。各行星亦然。其逐層環繞太陽而行。各軌道幾與紙面平。然實非全平也。因各行星之軌道。一邊稍高。一邊稍低。成爲斜平面也。靄珂曰。是理也。吾格格於心者已久。今聞

子言。則釋然矣。

熒兒曰。觀此圖畫。各軌道既如斜平面。吾將飛升至面。仿飛鳥之目。以觀諸行星之運動。不亦善乎。靄珂曰。吾已整理吾翼。振翅而待矣。熒兒曰。子之意中。宜思空中未嘗有圖畫。因無他術以顯其理。故假此以表明之也。至吾所謂半球在上。半球在下者。特以地球爲比例耳。蓋地球之北極恆在上。南極恆在下。日球與諸行星。亦可作如是觀。其實天空中無上下左右也。靄珂曰。然。

熒兒曰。子且隨吾上升。雖不能冒險以近太陽。然太陽既爲各行星之中心點。造至意中之平面上。即可歷觀各行星矣。移時。二人升至太陽系。卽所謂平面上者。靄珂至此。目力爲

之一新。天空之大。不能言狀。以意中之思想。作目中之圖畫。光明日球。似覺居中不動。審視之。則見其穩定而自轉。其光芒煥發。充滿空中。目光亦爲之奪。而圓球各面。火山高聳。火浪上沖。以及黝黑斑點。黑白花紋。盡在目中。日冕由太陽而遠及。幾如各色銀光。散耀天空。又有無數流星。環繞太陽。轉運極速。每小時間。隨沒隨續。惜不知其幾千萬數。靄珂觀望良久。益滋驚疑。以爲前之所謂日冕者。豈果係無數流星。爲日光所映而然乎。

正在思想間。又見一彗星。移近日球。此彗星較大於前之所見者。尾明而長。屈曲作叉形。靄珂曰。彗星之軌道若何。熒兒曰。彗星軌道。與諸行星異。諸行星軌道。逐層圍繞太陽。均成

橢圓形。彗星則係極長之橢圓。其運行也。恆穿破各行星軌道。往繞太陽。及近太陽。則運行愈速矣。靄珂曰。近日愈速。此何以故。熒兒曰。爲日吸引耳。然彼仍安繞而轉也。靄珂翹首觀望。俄而彗星不見。曰。必墜於火炎中矣。熒兒曰。否。特爲日之光明質所掩耳。又頃。忽自日之他邊而出。其形略異於前。且其向日而來也。首在前而尾在後。及其離日而去也。尾在前而首在後。靄珂曰。此何故也。熒兒曰。形之略改者。以經過大熱故也。又彗星之首。常向太陽。其尾常背太陽。故向日而來。首向前。離日而去。首向後也。至所以首常向日。尾常背日之理。則不能言。靄珂曰。其尾究屬何物。熒兒曰。論者各執一說。然無真知之者。靄珂曰。彗星繞轉太陽。需歷若干時分。曰。

約需數日。靄珂曰。吾人在此觀望。已見其繞轉太陽矣。豈歷時已經數日乎。熒兒曰。藉幻想翼耳。

第七章

是時二人漸離太陽。向諸行星軌道而行上。忽見一小圓球。如小行星然。靄珂曰。此何物也。熒兒曰。不得而知。若是行星。其名當曰佛兒根。Vulcan。然不能確指也。此處太陽之光。炎熱如前。二人如常飛行。未幾又見一圓球。圍繞太陽而運。較居中之日球。殊覺微小。靄珂曰。此何星。熒兒曰。水星也。靄珂曰。水星之直徑幾何。熒兒曰。不過三千英里。其體質之大小。約與月相等。靄珂曰。此處望見水星。如此光明。而由地球上觀之。何以不然。熒兒曰。水星最近太陽。惟太陽將升將沒。

之時見之。若黑夜則不能見也。靄珂曰。水星向日之面如是。而其背日之面。未知若何。熒兒曰。亦嘗黑暗。與地球上之夜間無異焉。

靄珂曰。水星光華。既如是美麗。而其運行。又如此甚速。此何以故。熒兒曰。因最近太陽。太陽吸力甚大也。靄珂曰。自此望之。水星距日。似非甚近。熒兒曰。水星與日相距。約三千五百萬英里。較地球距日。得近三分之一。靄珂曰。水星較小於地球幾何。熒兒曰。約以十九個水星。纔能成一地球。靄珂曰。吾見水星。亦以輪軸而轉。其輪軸之斜直。亦如地球否。熒兒曰。無異也。靄珂曰。水星之晝夜。其長短如何。熒兒曰。晝夜之長短。略如地上。惟地上三閱月。在水星上已閱一年。所以然者。

水星行度。速於地球。閱三月。已能繞日一週。非如地球須歷十二月也。靄珂曰。然則水星上之四季若何。曰。較地球上爲短。春夏秋冬。各約二十一日而已。

靄珂曰。此處觀之。太陽之大如是。則水星上之熱。必甚於地上矣。熒兒曰。此處觀日。較地球上之所見者。約大七倍。水星軌道。短於地球軌道。故水星與地球。其距日遠近。所差亦多。近日處。其光之猛烈。較地球上。不論何處。約大十倍。最遠處。亦不下七倍。人類至此。必不能當其熱矣。靄珂曰。然則吾人。在此。奈此熱何。熒兒曰。以幻想翼至。不足患也。

第八章

二人既觀水星。復行數百萬英里。又見一星。體大於水星。而

運行略緩。其軌道在水星軌道外。熒兒指之曰。此金星也。靄珂曰。吾在地球上觀之。金星之光甚美。而此處望見。何以無此美光。熒兒曰。金星近地而遠日。故地球之上。夜間恆見美光。而此處見之。則稍異也。觀望移時。靄珂忽然悟曰。吾在地球上。初昏時所見之星。曰黃昏曉 *evening star* 者。是否卽此星。熒兒曰。然。是時靄珂恍然若有所思。熒兒曰。子勿詫異。請審視之。靄珂見此星之運行。有似水星。旣以斜軸自轉。而又繞行於無形之軌道上。旁無隨星。猶未解其所以然。熒兒知其心尙未明。因告之曰。

天文家謂金星與地球。孖生於世。二者約略相仿。惟金星之體稍小耳。金星上之晝夜。亦與地球上相若。惟地上七閱月

半。金星上則已一年。其故由金星之軸。斜向太陽。較地軸尤甚。以致四季之更變。捷於地上。吾雖未能親歷其境。然亦可以理度。吾以爲金星之背日向日。無異於水星與地球。其光明者爲向日之面。而背日之面。則必昏暗。明爲晝。暗爲夜。而晝而夜。勢必循環繼續於各面之間。各行星之藉軸自轉。繞日運行。理無不然也。靄珂曰。藉領教。然此外尙有何理。請復示之。

癸兒曰。金星外圍。或云亦有空氣包裹。較地球之空氣。略見爲厚。蓋金星距日。近於地球。太陽熱力。射及金星。較地球爲尤甚。雖例之水星。其熱稍減。而以地上比之。則已不堪其熱矣。故金星之上。惟藉此氣以禦熱也。靄珂曰。金星運動。有無

行近地球之時。熒兒曰。時有之。金星與地球。同在太陽之一邊時。則此二世界相距。不過二千三百萬英里。若有時日在中點。而金星與地球。兩相遙對。其相距遠度。當有一億六千萬英里。

靄珂曰。兩世界既有相近之時。無怪乎地上觀望。見金星之甚明也。熒兒曰。不然。金星最近地時。地上不之見也。蓋金星之軌道。在日地之間。最近地時。其光明之面。恆背地。而向地者。惟黑暗之面而已。非以最佳之遠鏡窺之。不能見也。及其最遠。則光明之面全見矣。特因距地已遠。其形略小。其光略減耳。靄珂曰。此誠可惜者也。熒兒曰。然是可惜也。

靄珂曰。然則觀望金星。以何時爲最佳。熒兒曰。莫佳於最近

最遠二時。蓋金星在日旁之時。吾人由地上觀之。祇能見其光明之一邊。其形如半月然。然不用遠鏡。則不明也。惟最近最遠時。不減其全形。且在最近時。如有人居於金星上。更可望見地球之狀。蓋此時地球之光明圓滿形。正對金星故也。由地而觀金星。應亦如之。惟所見者。係背日之面。而無光明之狀耳。

靄珂曰。如子之言。則眼界中當呈異景矣。熒兒曰。彼金星之上。又有一種異景。靄珂曰。何景。熒兒曰。金星向日之面。與背日之面。明暗相界處。著有參差不齊之狀。窺以最佳之遠鏡。亦能見之。靄珂曰。此何物使然。熒兒曰。說者謂參差之狀。皆星上之高山也。靄珂曰。星上果有山乎。熒兒曰。人謂彼處山

嶺極多。較地上之山。更爲高峻。然所言之確否。究無知之者。今吾姑往他行星而觀之。

第九章

出金星之軌道。向空前行。又見一光明圓球。繞日運行。其大小髣髴金星。至藉軸自轉。以及向日背日諸形象。則又與金星無異。惟其軸較斜耳。旁有一小行星。隨之而行。且其自轉甚緩焉。靄珂曰。此小行星繞行。何以與他行星異。熒兒曰。他行星之軌道。均成一橢圓形。惟此星繞大行星而行。其軌道如作連圈狀。約三十日弱。方能繞大行星一週。靄珂曰。此大行星之距日。與其速率。較金星相差幾許。熒兒曰。金星距日。約六千六百萬英里。其速率每秒鐘可行二十一英里。今所

見之大行星。其距日也。計有九千一百萬英里。而每秒鐘之速率。不過一十八英里。統計二十四點鐘。已能自轉一週。若繞日一週。則須歷十有二月。

靄珂欣然曰。如子之言。此所見之大行星。當是地球。而小行星。卽吾所常見之月也。吾人至此。豈已近所居之世界乎。熒兒曰。然。靄珂曰。地球與月。如是旋轉。吾向者猶不之信。今乃曉然無疑矣。舉首而望。又見地球之北極。白雪高封。各處又有雲跡。現於其上。靄珂曰。歎觀止矣。熒兒曰。子隨吾行。

第十章

二人回首而顧。如見平面之上。置有三圓圈。三。冰。金。地。逐層繞日而運。靄珂曰。吾人已離地球之軌道乎。熒兒曰。然。子其行

也。請勿回顧。前行移時。忽見紅光煥發。燭耀空中。諦視之。紅光之中。雜以綠光。奇輝異彩。點綴其間。靄珂曰。此何星也。熒兒曰。天文家之所謂火星者是也。靄珂曰。火星之運行。以及與日背向之各狀。曾否同於他行星。熒兒曰。同。子其熟視。皆歷歷可見。所見之紅光綠光。卽向日之面也。靄珂曰。火星直徑幾何。熒兒曰。四五千英里。約較地球略大。而晝夜之長短。亦髣髴地球。惟此處一年。地上已二年矣。其行度之速。每秒可行十四英里半。靄珂曰。如是。較水星之速率。幾未得其半。熒兒笑曰。然。惟以一秒行十四英里半計之。則一分鐘已行八百七十英里矣。吾觀地上舟車。一點鐘能行六十英里。其速率已至極點。以是較之。不已速乎。靄珂曰。諸行星離日漸

遠。紀年漸長。速率漸減。何哉。熒兒曰。此自然之理也。行星上所閱之年歲。卽其繞日一週之時刻也。離日遠。則軌道大。近則軌道小。軌道小。則運行一週。需時必短。軌道大。則運行一週。需時必長。故水星之年。短於金星。金星之年。短於地球。至火星之上。則紀年長於地球矣。又太陽吸力。近則大。遠則小。諸行星之速率。皆以吸力之大小。爲運行之遲疾。故火星緩於地。地緩於金星。金星緩於水星也。靄珂曰。此殆可謂萬物各得其所矣。熒兒曰。此造物之妙也。如物有不得其所者。則造物亦無以顯其妙矣。

靄珂又見一小星。曰。此何星。熒兒曰。審視之。當有二小星。因此星之體過小。故不易見。靄珂曰。此二星係屬何名。熒兒曰。

一名代冒斯。Deimos 一名福抱斯。Phobos。總言之。皆火星之隨星也。不特此也。火星之中。且有斑文。確觀之。當與大世界全圖。無異狀焉。又有紅綠之色。掩映其中。靄珂曰。此豈火星上之陸地與水區乎。熒兒曰。然。惜不能親歷其地耳。子姑與吾往遊他境可也。

第十一章

靄珂曰。吾今將往何星。熒兒曰。吾欲令汝往觀木星。雖然。欲由火星而至木星。當先知火星距日之遠近。靄珂曰。請子言之。熒兒曰。日距火星。凡一億四千萬英里。而木星距日。則有四億七千五百萬英里。火木二星相距之間。有極大空處。此空處中。果有何物。吾人經過之時。自宜留心觀察。靄珂曰。謹

如言。於是二人向前飛行。望見天空。並無行星。所見者惟流星而已。而日光照映。亦不如地上所見者之明。靄珂曰。此何故也。熒兒曰。此處離日遠。太陽光力。爲之減耳。

飛行良久。見有無數小行星。珠聯玉貫。相與繞日而行。靄珂曰。此諸小行星。曾否緊相挨擠。熒兒曰。天文家已測見小行星。約有二三百星。以此二三百之小世界。散置於一億英里之極闊極長軌道上。當亦各相距離。彼此必不緊擠也。熒兒乃引靄珂。過此闊大軌道。前後遠近。望見諸小世界。布置空中。一如小海島。羅列於大洋之中。不可以數計。其大者。又如地球上之各大洲。彼此遠隔大洋。

靄珂曰。吾計所見之諸世界。約得一二百所。各有向背之面。

與他行星無異狀。且皆有影射於空中。熒兒曰。吾所見者。有二百三十餘星。此外新小行星。尙有若干。吾不知也。或者猶有數百星。亦未可知。今所見者。皆地球上之所已見者耳。其中最明之一星。曰物斯帶。 *Vestas* 靄珂曰。物斯帶當爲最小之世界矣。熒兒曰。其直徑不下三百英里。如以地球較之。則一萬八千物斯帶。方可當一地球。

靄珂曰。彼邊一小行星。是何名。熒兒曰。是名西來斯。 *Ceres* 西來斯之大小。無相稱之物。可與比例。約與物斯帶鬚鬚相等。天文家於諸小行星中。最先測見者。卽西來斯也。今吾當離諸小行星。再往前行。

第十二章

既過闊大天空。如常飛行。回視諸小行星。則已在於後矣。向前而望。又一闊大天空。其間並無一點星光。靄珂曰。此處天空。闊大幾許。熒兒曰。約有數倍七千五百萬英里。靄珂曰。如是遠處。奈何。熒兒曰。有幻想翼。不難速過此天空也。二人過此空處。見有一美麗大世界。遠繞太陽而轉。運行甚速。傍有四小星隨之。大世界之上。著有五色光華。狀如帶然。靄珂曰。奇哉。此星。熒兒曰。此太陽系中之最大者。卽所謂木星是也。論其體質。則須以一千二百之地。方能成此圓球。四小行星之中。其一星。較月球略小。餘三星。則大至倍蓰。靄珂曰。木星曾否自轉。熒兒曰。非僅自轉。且甚速也。木星上之一日。僅需十點鐘時分。非如地球之上。以二十四點鐘爲一日也。如以

晝夜計之。則各得五點鐘而已。靄珂曰。果如子言。設有人居此世界。則凡工作者。自晝至夜。歷時甚短。可無困倦之患矣。熒兒曰。想當然耳。

靄珂曰。木星運行於軌道上。每秒鐘能行若干。熒兒曰。可行八英里。此處距太陽遠。吸力亦小。故運行較緩也。然以每分鐘計之。可行五百英里許。亦非甚緩也。靄珂曰。其紀年若何。熒兒曰。木星上一年。適當地地上十二年。蓋其繞日之軌道甚長。以一分鐘五百英里計之。須閱地上十二年。方能繞日一週。靄珂曰。此吾所未能計及者也。今雖以幻想翼遊。而不得全見其軌道者。良以軌道長遠故也。

靄珂曰。子謂木星上之晝夜。皆五點鐘者。何以故。熒兒曰。他

行星之軸。皆斜倚。惟木星則北極向上。南極向下。上空雖無
下明之上其軸頗直。是以日光照及之時。爲五點鐘。其不照及
者。亦五點鐘。而長年之間。晝夜爲之均平也。靄珂曰。木星亦
有赤道否。曰。有。凡行星之赤道。皆在圓球之腰。是以繪地球
者。曾於腰間作一大圈。以明地球之赤道在此。木星之赤道。
亦作如是觀。靄珂曰。此處望見太陽。形小而光淡。吾想木星
上之人。當必苦寒冷矣。

熒兒曰。木星上有無人物。吾不得而知。如有人也。吾以爲必
苦其熱。靄珂曰。何也。熒兒曰。久觀之。當有所見。靄珂注目凝
視。見有輕暗痕。橫亘星面。透光而作帶形。目之。乃黑色。已而
紅色。作轉視之。現青灰色。而兼錯以淡黃。二帶相並間。藍色

掩映。恍恍乎若虹駕彩而橋橫。活潑之狀。時現時收。靄珂曰。以此觀之。木星之上。擾擾不安矣。熒兒曰。此皆木星上之密雲也。而其變態時作者。實被大風經過星面所致耳。木星之眞體。尙未之見也。靄珂曰。眞體何故不見。熒兒曰。木星外層雲霧密包。吾目所見者。惟雲霧而已。

靄珂曰。木星上之有雲霧。猶太陽上之有火炎乎。熒兒曰。然。在昔木星。本屬火質。其包圍於外面。無非火炎。此實無可疑者。今則不然矣。至於他行星。有火炎與否。亦一次問題也。靄珂曰。今所見者。確爲外包之雲霧耶。其眞體果較小耶。曰。無疑也。曰。願聞其詳。熒兒曰。體大者自轉必緩。木星自轉甚速。則體質必不過大。否則。以所見之大體質。核其速轉之狀。大

不相稱矣。靄珂曰。天空中皆藉太陽熱力。蒸水氣而上升。是以成爲雲霧。今此處照及之太陽。其力甚小。而有此大雲霧。浮於星上。吾竊不解其故。

熒兒曰。木星既屬火質。其在昔時。全球之中。必爲火炎世界。至於今。卽外層之火炎已冷。而置水於其面。當亦卽時銷化爲氣。從知木星上之雲霧。皆由本質之熱。蒸其本體之水而上升也。靄珂曰。果爾。則木星上當無居民矣。熒兒曰。不特無人。抑亦無畜類也。惟隨星之上。或者有人居之。靄珂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熒兒曰。吾雖不能確知其有人。然木星如此炎熱。其光力必能照及隨星。譬之吾人所見之太陽。光力照及地球。地球上因而生物也。惟此係吾人意料之言。果確與否。則

不可必。靄珂曰。信如所言。則木星雖屬行星。當亦爲諸隨星之太陽矣。熒兒曰。理或然也。

第十三章

是時二人在木星軌道上。較在地球時。其離日約已五倍矣。靄珂曰。茲將何往。曰。往土星。曰。應否再過闊大天空。熒兒曰。應過四億英里之大空處。靄珂曰。何遠之甚也。熒兒曰。土星距日約有八億七千五百萬英里。其間減去自日至木星之路。尚須四億英里。方能至土星也。熒兒乃引靄珂前往。見關空之內。並無行星。未幾。見土星。一帶奇光。照徹眼界。而遠望太陽。形小而光微。較在水星上之所見者。無殊初昏時矣。熒兒指之曰。此星之體。小於木星。而光華美麗。則非他星所

能及者。靄珂曰。土星上之晝夜如何。熒兒曰。亦以十點鐘爲一日。與木星無異焉。惟自轉之軸甚斜。較之木星。爲不同耳。靄珂曰。此處去日既遠。望見太陽。其形體之小如是。若較以地球上之所見者。相去幾許。熒兒曰。小至百倍。曰。星傍所隨之八小行星。較之月隨地球。繞日而行。同乎否乎。曰。同。曰。此星紀年。曾否同於木星。曰。地上之三十年。爲其一年。曰。諸隨星之外。有異樣光彩。環繞星體者。何物。曰。土星之光圈也。曰。光圈之位置。適在土星之赤道否。曰。然。

靄珂聞其言。默然思想。且注目而視。見此光圈。色分三層。中層最明。外層青藍。內層幽暗。皆透光如玻璃。其圈則甚薄。望之如一線然。靄珂曰。誠奇觀也。熒兒曰。茲所見者。光圈之邊

耳。望之雖如一線。其實此邊之厚。約有百英里。曰。然則闊面如何。熒兒曰。自內層至中層。相距約十千英里。自中層至外層。則不下五萬英里。靄珂曰。此圈究係何物。熒兒曰。或云無數流星。常繞土星而轉。爲日照映。故成此狀。或云無數隨星。圍繞其外。故望之如圈。然無確據也。

熒兒又謂靄珂曰。子隨吾來。試往土星之北極上而視之。汝將見極闊之光圈面。自星體而遠及於外矣。若在赤道內觀之。仍當見爲一線然。蓋正對其邊。固如是耳。靄珂曰。光圈如此美麗。如吾人得居此星之上。殆一樂境矣。熒兒曰。吾竊以爲不然。蓋光圈雖奇。而此星上照及之日光。常爲其所遮。故土星之面。最多暗影。久處暗影之中。安所謂樂乎。靄珂曰。其

背日之面。既皆黑暗。而向日之面。又爲光圈所遮。則土星上之明亮處。宜乎少於他行星矣。

熒兒曰。不特此也。且其外面。亦如木星。皆爲雲霧所包。從知土星之全體。必在雲霧之中。而不如所見者之大矣。惟其體質。或尙熱耳。靄珂曰。若然。則人之不樂居於土星上者。可以無疑矣。已而又問曰。此八隨星。曾否各成一世界。曰。土星及光圈。或爲八隨星之太陽。而八隨星。或皆藉其光熱。以各成其世界。亦意計中事也。然無確據。吾亦未之全信。靄珂曰。智如子。言必有徵。吾將信之。於是熒兒點首而微笑。

第十四章

熒兒示靄珂曰。今吾已至極遠處矣。汝力竭乎。靄珂曰。將竭

矣。然太陽系尙未周遊。非吾願也。熒兒曰。此處離太陽較地球。上已增十倍。子能再振其翼。遠造天王星乎。靄珂曰。自此至彼。遠度若干。熒兒曰。與由日至土星一也。靄珂曰。吾將勉力赴之。於是二人風行電逐。舉翅遠騰。維時。天空遼闊。一望無垠。如入無人之境。目不見一物。耳不聞一聲。空空洞洞。四顧寂寥。遠望太陽。其形益小。光耀雖及。熱力大減。寒冷景狀。幾類秋冬。惟流星彗星。間有飛行過度者。二人至此。力固漸疲。志亦漸餒矣。

行既久。始見一星。傍有四小星隨焉。靄珂曰。此卽天王星否乎。熒兒曰。然。靄珂曰。吾行至此。力幾盡矣。其遠度似不可以數計。熒兒曰。此世界運行於寂寞軌道上。距離太陽。計有一

十七億英里。是誠可謂遠矣。靄珂曰。此星之體質。何星可以比擬。曰。不及土星。而較之地球。則略大也。曰。其運動之速率。大小如何。熒兒曰。小於土星。而大於海王星。土星每秒鐘可行五英里。海王星僅三英里。而天王星則四英里也。曰。然則天王星之上。閱時一年。在地上計有幾何年。熒兒曰。八十四年。蓋地上八十四歲之人。在此間僅週歲耳。靄珂曰。吾人到此。去太陽既遠。太陽熱力既少。似就暗處矣。而日光照及。依然明亮。此亦可奇之甚者也。熒兒曰。吾其行乎。靄珂曰。吾亦不欲久作句留。請行。

第十五章

熒兒曰。吾所言之太陽系。至此僅餘其一耳。吾其可以息遊

矣。靄珂曰。僅餘其一。何不往彼一遊。以了吾願。熒兒曰。子欲往遊。奈前途之甚遠何。吾試與子縷述之。木星之離日也。約遠於地球五倍。而土星約又二倍於木星。天王星之離日也。約遠於土星二倍。而海王星約又二倍於天王星。吾謂僅餘其一者。海王星也。如此遠處。豈易造乎。靄珂曰。吾既至此。志在必往。熒兒歎曰。子之志。可謂堅矣。士有是志。何往不利。乃引之行。

復過闊空。見別一世界。其形體略大於天王星。軌道之上。殊形冷寂。而其繞日運行。頗覺捷速。傍有一星。隨之而轉。由此遠望太陽。幾如明星一點。懸綴空中。而明光則仍照及也。靄珂曰。此世界。其卽海王星乎。熒兒曰。然。靄珂曰。海王星之體

質。大小何如。熒兒曰。約以一百地球。當此一星。靄珂曰。其紀年若何。熒兒曰。海王星之一年。地球上須閱一百六十五年。靄珂曰。海王星之外。尙有何星。熒兒曰。諸定星也。抑或尙有行星。亦未可知。

翹首四顧。又見無數光耀。照徹空中。靄珂曰。此卽定星否。熒兒曰。然。靄珂曰。諸定星中。何星最近。且吾可否往遊。熒兒曰。幻想翼之力已竭。不必復有所冀矣。夫吾人至此。其已過之程。固已甚遠。然較之自此而至定星。則僅如一蹴間耳。子欲往。能再行七千倍之路否。靄珂思久之。曰。不能也。已而又問曰。此處與最近定星之間。尙有何物。熒兒曰。吾不知也。有之。想惟經過之彗星耳。或云有數萬彗星。常自諸定星往繞太

陽。此言可據與否。則不可知。靄珂曰。此幽暗之天空中。有無他物。既不可知。而從此前往。其經過之路。想無日光可見矣。熒兒曰。定星卽日也。惟相離過遠。不能悉詳。其最近而可詳者。爲吾常見之日耳。除日之外。再有近者。須去此七千倍之遠。此七千倍中。以人目視之。必皆黑暗無光。其不以爲暗者。想惟造物耳。

靄珂曰。似此冷寂世界。必非人物所宜。誠不如和煦之地球上。托足優遊。盡吾學問。以建事業。爲足快也。吾其歸乎。熒兒曰。今日之遊。所以練爾翼。夫而後。子之翼可翱翔於學界中矣。向者子之學。方立門外。胸中之疑竇。猶夜景之未明。夫而後。破曉達旦矣。言未已。而海王星倏忽不見。回視熒兒。則又

不知何往。惟見草茵之上。日色朦朧。乃悟所至皆夢境也。述者曰。志士求學。往往凝神不已。致生幻想。幻想不已。乃成幻夢。如靄珂者。可謂小子有造。

。 幻 想 翼 。



六十

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版

(幻想翼一册)
(每册定價大洋壹角)

原著者

美國愛克乃斯格平

譯述者

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
發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漢口 濟南
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長沙 太原
商務印書館分館

